

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大夫部下

子產

論侵蔡有禍

左襄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  
子翫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子圉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自是楚晉屢伐鄭焚書安衆  
又襄十子孔嘗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  
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

子產曰衆志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子孔欲使諸大夫皆受執政之法爲卿又襄十九鄭殺子孔使子展當國于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對晉徵朝

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卽位入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晉人徵朝子鄭鄭人使少正

於是卽位卽位入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子楚晉是以有戲之後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親數於楚晉於是乎有蒲魚之後謂我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妥齊盟遂帥羣臣隨子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同之溴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子

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  
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  
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  
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正卿官晉鄭同姓故曰吾臭味差池不  
齊也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 告范宣子輕

幣又襄二十四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  
子產寓書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  
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試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  
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  
德國家之基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母令  
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

於其身賄也。宣子說。

**伐陳數俘**

又襄二十五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

木刊鄭人怨之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矣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子美獻捷對晉

又子產獻

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獻捷對晉

產獻

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

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

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

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

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

姻親介侍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隱逞我是以有

隙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墮者并

木刊敵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對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一小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文公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問政然明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鹯之逐烏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且曰施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然明名蔑前年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辭邑又襄二十一

六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  
下降綏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  
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  
產其將知政請印董父又楚子秦人侵鄭印董父與  
矣讓不失禮請印董父皇韻成城麇楚人囚之以獻  
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  
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  
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孚更幣從子產  
而後獲之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  
以貨免之小利也故夫叔辭不得董父更遣使執幣  
用子產辭乃得之不禦寇又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傳言子產善辭  
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  
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  
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豈於勇嗇於禍以足

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  
不禦寇楚師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汎而歸 賽動齋貪七子賦  
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好勇貪名之人

詩

父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隨子展伯有子西

賦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有子西  
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鶴之資賚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能  
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  
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草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桑義取恩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受卒章欲子產之見規舍不爲壇

又襄二十一子產

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存其政事。其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吳公子贈答。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繡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禍不然。鄭國將敗。吳貴。繡鄭貴。紵各裨謚。言將知政。裨詳謀。與叔向論駟良。又襄三十。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比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  
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  
氏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葬伯有。鄭伯有耆  
子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  
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推亡  
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謂所  
自止之。不及謀而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  
遂入受盟于子。子晳氏伯有晨入。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  
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侯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時謂子晳苗三家彊。徒黨也。  
子產言不以駟良爲徒。子皮授鄭。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  
言。不以駟良爲徒。

子產

又鄭子皮授子產

時謂子晳苗三

家彊。徒黨也。

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 賂伯石邑

又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夫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寶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父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以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畏其作爲政又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亂故寵之

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國都及邊鄙車服等畢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廬井使五家相保復豐卷又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結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于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人焉。請請於公不沒入也。入謂田里  
所收入。與人誦又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奢侈者畏法故  
畜藏壞晉館垣又襄三十二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  
衣冠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垣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  
國何以敝邑之爲盟王。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子產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廢繕修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塽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僕人廵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轎隸人牧  
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費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當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  
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入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勿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不

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辭之繹矣民之擇能而使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

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其敬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知之矣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夫美秀而文公孫

其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子邑貴賤班位

馮簡子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於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產

是以前辭有敗事成乃授子大夫使行之以應也不毀

對賓客是以前辭有敗事成乃授子大夫使行之以應也不毀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鄉校

鄉

校

又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雖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貢才。若果行此。其鄭國質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論尹何爲邑。

又子皮欲使尹

何爲邑。子產曰。

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棟崩。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善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人  
能爲辭衆遊女詳子放于南左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國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  
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謂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  
之子晉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南氏子晉怒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子南執戈逐之  
以戈子晉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子曰余不女恐有女以違勉速行乎無重而罪放游楚于弗討子晳又鄭爲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論晉子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論晉向曰寡君之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莫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叔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川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霜雪風雨旱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人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衛聞之君子有四時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節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相傳聞之君子是以惡不而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不而惡之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  
是也乎？若由是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事君如辟未之聞也。此皆知

楚靈數年後合諸侯。

又楚靈王卽位，鄭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

殺子晳。

又昭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

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而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蕕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人不終命也。作內事爲凶人，不助天爲虐，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禱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胡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譖焉？不速

死司寇將至子晳縕戶

相鄭伯如楚

父昭三鄭伯如  
楚子產相楚子

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知晉許楚諸侯

子使椒舉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其許我乎

對曰許君晉

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

對曰對曰許君晉

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若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

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

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

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

會申獻禮

又楚子會諸侯于申王使問禮於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作邱賦又子產作邱賦國人

已爲蠻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

其父死於路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賦。鑄刑書。又昭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詔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制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法，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勸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激之以長慈，惠之以師。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誘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微於書。亂獄豐溢，  
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飾其敗乎。軒聞之，國將亡，必多  
制其子之謂乎。復書曰：君子之言，儒不才，不能及。  
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鑄刑書於  
鼎，以爲國之常法。立謗政作邱，對黃熊。又昭七年產  
賦也。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聘于晉，晉侯  
有疾。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  
何鳩鬼也？對曰：昔堯殛鯀，鯀死化爲黃熊，以  
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予產。產，芮之二方。  
謂之熊獸，名亦作能。一歸州田。父予產爲豐施歸州  
音奴來反。三足鼈也。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君若  
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吾子爲政而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也獲於而豐氏受其  
決討吾子取州是免敝色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爲請宣子受之立伯有後又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  
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  
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  
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  
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他曰魄旣  
生魄陽曰魄用物精多則魄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恆夫四婦強死其魄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  
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丘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殃抑謹曰蕞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安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公孫洩子

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用物謂權勢

### 對晉問罕朔之

位

又馬師氏與

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魋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鴻臣荷得容以逃

死何位之敢擇卿達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

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夫又敢求位宜子爲子產之敵也使從嬖大夫謂子皮喪

焉用幣

又昭十葬首平公子皮將以幣行

子產曰喪

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吉叔同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昔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

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 知晉不能救蔡

又昭十一  
在蔡晉謀救蔡

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楚必亡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不毀游氏廟又昭十二  
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皆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幄幕九張又昭十  
三  
晉合諸侯子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合損焉及會亦

如之。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夫之從善。又甲戌同盟于平邱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張幄幕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平邱爭承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叔服也。鄭伯功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葬。小國有闢。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晉人許之。既罷。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亡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隙之不暇。何暇討國。不可。競亦陵。何圖之爲。承貢賦之次也。鄭在甸服外爵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又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谷諸侯藝貢事禮也。哭子。

皮

又子產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怒富子諫

又昭十六晉韓

起瓊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罪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朝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其祭在廟已有若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爵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刺謂也子不與玉環又宜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宜以他規我

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閉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變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介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鑿之一其一也爲罪溢大夫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玉焉貪淫也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戒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請諸于產曰日起請夫璞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穀此地斬

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踐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尋而謂敵邑強奪商人是教敵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介而其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辭之錢宣子賦詩又鄭六卿錢宣子於都宣子曰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賦野有蔓草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寒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于是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賦不穢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覘起宣子皆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祝史徙上廟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倣其事商成公微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微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廊書焚屋而寬其征與不毀大叔廟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不毀大叔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又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其庭而怒之余子產朝過而怒之余者南毀子產及術使從者止之曰對晉責登陴又火毀於北方言其仁不忍毀入廟對晉責登陴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夫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旣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孰

事擗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雖不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苟爲敝邑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對晉問立駟乞又昭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駟以卜亦弗占大夫聾見札曉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老父臣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廟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白無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龍鬪弗榮

鄭大水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門之外。消淵國人請爲榮焉。子我覲也。龍驣我獨何覲焉。禳之於龍。龍亦無求。論政寬猛。父昭大叔

二十七子產有疾謂子曰我死子必爲政唯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龍鬪弗榮又鄭大水國人請爲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論政寬猛又昭二十二子產有疾謂子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覲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夫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絯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迺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鄭人悲泣史記鄭世家子產治鄭

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家語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孔子兒事家語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事之按夫子嘗適齊宜與晏子相見若子產卒於昭公二十一年是時夫子未遊歷諸國安得稱衆母

兄事之蓋心敬禮子產而傳者失之耳仲尼

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家語子游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曰愛民謂之德教何啻惠哉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產以所乘之

興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春秋卿大夫未能及備考子產以鄭簡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晳死哀宗大族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邱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裨謐

知鄭禍未歇左襄二十九子晳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謐曰是盟也

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豐亂是用長今是知政必歸  
喪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知政必歸  
子產又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  
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  
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  
亡矣位班子產位能謀又襄三十一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  
次應知政戾定也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  
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

## 世叔

立大叔

左襄二十二鄭游叛奪逆妻者其夫殺之子  
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也。不可以苟。

### 戒宛射大

又襄二十四晉侯使張骼輔良游，啖子，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

宛

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

婁小阜松柏大夫

喻小國異於大國。」

問政于子產

又襄二十五子大叔問農功，日夜思爲令正。

又襄二十六楚子秦人侵鄭，楚

之詳子產

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取

貨於印氏。」

印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

以貨免之。小利也。故賦蔓草。

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子乘寵于大叔賦野

也。大叔辭不得。董父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及漢，楚人還之。朱之盟，君實親祭。今吾子來，寡君

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

賦詩取其相遇，適願。對楚人辭。又襄二十八鄭伯使游吉如楚

也。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寃其社稷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德也而小國之望也寡執事有命曰安何與政介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厥事今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職之言以顯君德而執事有命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如晉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於諸侯以逞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如晉朝于楚以從宋之盟論城杞又襄二十九年知楚于合子大叔與伯往于大叔見大叔文子大夫以城杞鄭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謂其誰歸之吉也聞之乘同郎親是可知也已諸姬是謂離德詩曰協是

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美秀而文又襄  
夏肄杞肄餘屏城也云猶旋旋歸之  
三十一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  
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羨秀而文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于大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詳子  
產不私子南又昭元鄭放游楚于吳將行于南子產  
荅於子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  
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料楚  
又何疑焉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靈王又楚靈王卽位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  
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數年未能也送少姜葬又昭元游吉如晉送少姜之  
葬丙日甚哉子之爲此來

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其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心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謂大叔曰自對張趯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其庶哉焉孟張趯

如趙言賀虎祁又昭入晉葬虎祁之宮游吉相鄭伯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賦褰裳

又昭

鄭六卿僕韓宣子於郊。子大  
叔賦褰裳。宣子曰：「善哉！子  
是以有是事。其能終乎？」  
襄哀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夫叔孫彌為政。不忍猛而寬。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  
大夫叔孫彌悔之曰：「吾早從大夫。  
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  
子不盡殺之。盜少止。  
**言王室**  
又昭二十四  
如晉子大夫相見。見范獻子。  
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也。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縫而憂宗周之  
傾。』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解之馨矣。』  
惟馨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朝之。  
期以明年。時有子朝之亂。

論禮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送頃公葬

又昭三十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螭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

對

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間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

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

君有所助執繩矣若其不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夫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小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九言又定  
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請傳言大夫叔敏四反  
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 行人子羽

不能對程鄭問

左襄二十四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  
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問  
自降下知子產將知政

又襄二十六鄭伯賛入陳之功

子產辭邑八孫揮曰子產

讓不失禮知令尹圍必代昌

又襄二十九楚郏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昭元年闔弑郊教

知伯有不能

久

又襄三十

鄭人殺良霄於子蟠之卒也

將葬公孫

揮與裨寵景會事焉過伯有氏

其門上生莠子羽

曰其莠猶在乎

子蟠卒在十九

知四國之爲

又襄三十

公孫

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

知四國之爲

又襄三十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謐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衡子使斷之乃授子大紩

使之行之以應對賓客

四國

辭楚以衆遊女

又昭元

之爲諸侯所欲爲也詳子產

楚公子

閼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令尹使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既寡大夫

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其之  
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視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  
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懃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  
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懃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  
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亟橐而入許之入  
逆而出墮欲於城外除地爲墮行昏禮也豐氏公  
孫段恃實特大國之寶而無備也言已失所恃則諸  
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惟此亟橐示無弓  
子行前矣禁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  
子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衛  
始憂子皆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曰

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  
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  
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  
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  
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  
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  
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設君  
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楚公子弃疾有當璧之  
命圉雖取國猶將有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

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 百里奚

事虞

史記秦本紀百里奚事虞爲虞大夫晉獻公伐  
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

宮之奇謂奚子曰是不可以不諫奚子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子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吾相秦按此與孟子知虞公將亡而先去之不同左傳秦穆姬者虞大夫非伯亦非百里奚又楚鄙人謂之五羖大夫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許子曰五羖大夫而鬻荆之不與楚人遂亡之于郢故亡非子謂之舉之牛口之下而鬻荆於秦政子號曰五羖大夫意其有所謂之而當時號萬章所聞者也與秦本紀說異孟公知之雖辯之而當時莫敢望焉

由來或如本紀之說乎又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闢講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眷者不相忘此五羖大夫薦蹇叔又秦本紀繆公授奚國政奚讓焉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顏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顏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利祿爵且謂再用其言得脫是以知其賢於是對與晉粟左傳

晉荀偃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十三對與晉粟左傳流行國家代有赦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百里卽

百里

扊扅歌

風俗通奚爲秦柏妻在秦知之而未敢

奚

援琴而歌曰

百里奚五年皮憶別時烹伏雌坎

扊扅

今日富貴忘我爲奚問之乃其故妻也

遂還爲夫

婦

扊扅門

音掩移

宮之奇

諫假道

左傳三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公羊獻公曰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於是終以往宮之奇果諫曰脣亡則

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  
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  
以取郭穀梁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  
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  
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  
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  
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  
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  
奔復諫假道左傳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曹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剗乎謬所謂輔車  
不可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不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  
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是以  
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能親於桓莊乎親  
以

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崇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寶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神不易物唯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輔賴輔也車牙車也大伯虞仲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以族行更舉矣又宮之奇以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盡殺之以族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閭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者不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信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令尹子文

毀家紓難

左莊三十一年公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爲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娶於郢生鬪伯比若敖

毀滅紓緩也又宣四月初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於郢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滅弦

菟滅弦弦子奔黃

伐隨取使子玉爲令尹

父僖二十三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

成而還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處鄙爲憂勤社稷

戰國策子文因鬪般之殺子元也  
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粗不講夕家無益積自毀其家

以經國難舉將以靖國量力以制敵淳惠以撫下三仕不喜三已不愠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嘗曰嚴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爲政度人以用

人淳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若敖鬼餕

左宣十四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行

可子文以爲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

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餕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薦賈

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而殺之將攻王楚子與若敖氏戰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子文子良之兄。

### 孫叔敖

虞邱薦說苑孫叔敖隱於民間，令尹虞邱子見於王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使爲令尹。按孟子言孫叔敖舉於海濱，諸書未見所出。海去楚甚遠，疑非其隱處。註謂隱處父老弔父孫叔敖爲令尹，吏民皆賀。有父老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情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史記循吏傳孫叔敖施政教。三月爲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

### 復市業

又莊王以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生去其業市言之相曰吾今令之復矣言之

王曰前日更幣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

次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民

### 從化

又楚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

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

民從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因而望而法之

城沂

左宣

命日分財用平版除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

具餚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擇令典

又宣十二爲敖

不愆于素艾獮孫叔敖

典軍行右轍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車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軍行前

又晉

### 南轅反旆

晉

以備慮有無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

南轅反旆

晉

師放鄭楚子北師次于鄭沈尹將中軍王欲還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敖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必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此行也晉師

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轍而北之旆大旗也請寢邱

子西

孫叔敖

子西

怒令尹

左昭二十六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喪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遠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

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西平王之喪

庶

王昭王名諱

又昭三十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

而定其徒，將以告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怨之，無乃不可乎？」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

虐乎？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其抑亦將卒以祚

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王弗聽，播揚猶勞動也。

脾洩之事

又定五

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

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  
在而後從王王使山子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

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麋中余受其戈袒而示  
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吳入

故偽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係安道路人改紀政定  
六吳敗楚舟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  
可爲矣於是乎遷都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言無患吳

又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  
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  
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

不觀舟車不節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苗屬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罪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按楚語西歎於朝而藍尹聲以此對子西與此不同今傳從左沮封孔子史記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白公作亂

左哀十六楚人建與晉人謀襲鄭鄭人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樊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使衛藩焉樊公曰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自公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袂掩面慙於葬公按此事在孔子卒後

## 葬公

不義后臧

左定五年葬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葬公終不正視

吳入楚獲后

臧之母楚定臧棄母

又哀四年楚人旣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眡申

襲梁霍

公壽餘葬公諸梁致葬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繪闢申

曰吳將浙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子西葬公

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使襲梁霍皆  
譖子邑按是時蔡已遷州來其故地近  
藥方城山亦在藥疑皆藥公所治之地近  
十六子木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藥公曰吾聞勝  
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  
不利藥公曰周仁之訓信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  
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作亂殺子西  
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挾掩面而死藥公在蔡  
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  
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間其殺齊晉脩也而後入藥  
公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  
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日日以冀若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

舊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公奔山而縱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寧子西子寬  
子期子楚諒子西子期死葬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  
不義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  
恃子穀與藥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師  
不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  
子穀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介尹吉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  
不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何戰之有子高曰天命  
不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介尹吉過於其志  
子良以爲介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爲令尹。按記綯衣篇引藥公之顧命此周大夫祭公謀父之言見汲冢周書祭誤作藥非此藥公也故不錄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終